

S
i
n
g
a
p
o
r
e

小张曦娜 说 选

新加坡
当代作家
作品选

构建
新加坡本土文学
主体意识

张曦娜，媒体工作者。曾任新加坡人民协
会《民众报》记者及编辑，现职新加坡
《联合早报》副刊记者。2000年获颁「东
南亚文学奖」。

张曦娜 小说选

S i n g a p o r e

新加坡
当代作家
作品选

新加坡当代作家作品选

总策划：潘耀明 陈孟哲

主编：原甸

张曦娜小说选

张曦娜 著

封面设计：陆智昌

责任编辑：盛达 赵洁仪 常嘉宁

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新加坡青年书局 联合出版

二〇〇七年七月初版

ISBN 10 : 962-8958-92-5

ISBN 13 : 978-962-8958-92-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

香港柴湾嘉业街18号明报工业中心A座15楼

TEL : 2595 3215 FAX : 2965 4715

<http://books.mingpao.com/>

e-mail: mpp@mingpao.com

美雅印刷制本有限公司承印

建构本土文学的主体意识（总序）

——一支边缘化文学的奋斗历程

原甸

为文化厮杀生路

西方殖民者在东方的拓展是双线交叉进行的：先是商业据点的占据；后是对被殖民者人性的奴化。世界上有些地方是移民潮涌入之后再完全的殖民化，如美洲大陆；有些地方是在文明差距极大的情况下被霸占了，如非洲的许多地区。然而在亚洲，殖民者在享尽经济利益后，会猛然发觉被统治的族群在文化上也有反抗的性能。

1819年1月，当莱佛士爵士穿着高衣领的绅士套装昂首阔步地从新加坡河口登陆的时候，他所着眼的只是一条航道的价值，对一支历五千年不衰的文明后裔可能潜伏的文化生命力却

认识不够。英国人真正抡起统治的文武两斧应该是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后。

南中国海的水道固然给殖民者带来财富，但也给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岛不断的输进文化的种子。

我们讲的新华文学（即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恐怕也就滥殇于这个时期了。可以肯定，新华文学是中国的白话文文学运动的余波远荡，也是一些关心移民后代教育的民族商人在学府杏场上的辛勤垦殖和一大批中国知识界人物在时代大潮中像候鸟一般的飞奔南北，经意或不经意的抖落文化与文学的种子。

我们知道了，没有学校，文化与文学将难立足与传承，尽管在很长的时间里（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这岛国的教育“顶限”还仅仅是停留在中等学府的层面；如果在二战前短短的二十年间，没有一批又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南来北往，在这岛国写文章、办报纸、编杂志、搞文运，那么，新华文学肯定在先天体质上更加的羸弱。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教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使他们明白对被殖民者的文化进行残酷的扼杀是坚固殖民统治所必需的；因此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英国人开始了对被殖民者的文化进行一波又一波的弱势化。原已贫血的新华文学从此厄运连连，境遇坎坎坷。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军掩境之后，它比英国殖民主义者更明白文化的双刃剑效应，在三年八个月期间，不仅取消了华文学校、封闭了华文报刊，而且刻意的搬来了日式的生活模式和教育系统，不仅对岛国的华族文化加速文化的灭绝，而且加紧“文化奴性化”，企图以大和民族的文化来取代原已苟延残喘

的本土民族文化。

统治棒再度落在英殖民者手中后，我们看到的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统治已经是明显的两手并进了。

明白了新加坡岛国简短的文化历史行程，我们不难想像这一支新华文学的多舛命运了。更何况，从人口数据看，直到今天，华裔的总数恐怕也只在二百多万，加上教育的失衡，英文的渗透性，新华文学所赖以依附的物质基础的脆弱性是极其明显的了。

相反势力共同致力

貌似质异的“去中国化”

在世界华文文学中，没有一支华文文学能像新华文学这般顽强的、迫切的要求“自立化”。纵观各地华文文学基本上都不舍弃与中华母体文学的脐带连系，这是正常的，因为枝叶四散的中国人在还没有面对成熟的民族条件时，当他们还存有“侨胞”心态的时候，与“母体”任何的切割无异是背本。近年来，在东南亚的某些国家或地区，在国家认同上稍稍的在“移位”，毋庸置疑，首先都是在“侨居地”微妙处境的考量上。

唯独新华本土文学，是一个“早熟的异数”。

新华本土文学长时间经历着一个挣脱母体的挣扎期，一个悲壮的与母体切割的奋斗史，像一只雏燕要求破壳振翅，渴慕着蓝天、白云与翱翔。

本章借用的“去中国化”，在理念上与台湾的独派完全是两

码事，台湾独派走的“去中国化”实际上走的是弃祖背宗的国土分离主义；我们引用“去中国化”于新华本土文学的历史走向，完全是从一个民族的“脱胎”到另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成熟过渡在文化上的反映和诉求。

新华本土文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南洋色彩”、“南国文艺”就是本土文学界最早的“去中国化”的雏燕初啼。凡涉猎新华本土文学的人都知道，“去中国化”不是忘根意识，而是对“根”之移植产生的主体裂变的思考，也即是特定的语言文学在新的生态环境下应有的生长形态。从美学看，它涉及了作品对具体现实描写的深刻化与作品主体定位以及作家身份的认同取向。

二战之后，新华作家更加强烈的要求创作“独特性”的本土文学，以别于“侨民文学”，这一场被称之为“马华文学独特性”的论争甚至牵连了中国作家郭沫若与夏衍等人。这时候，本土作家显然有更高一层的视角，他们已经不拘于作品语言的书写形态，而纵深地透过文学语境深入文学的内部建构，探索实质性的本土文学的新属性。

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新华作家对本土的体认与归属终告完成，即是说，几十年间新华作家所致力“去中国化”（尽管这个当下才流行的口号在当时仍未出现）变异已经告捷。五十年代出现的提倡本土“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应视之为是这一精神的极鲜明的标志。

而令人饶有兴味的是，这一项“去中国化”的造势，不仅是新华本土作家（更贴切的说是主张文学为社会的作家）长期以来前仆后继的奔跑标杆，而且处在本土角力关系的两支政治

势力也从不同的角度加速了这一文化取向的进度。

一方面是来自社会上层的政治权力中心，他们从反华、反共的需要，极力的抗拒中国的影响力，因此在本土华人文化中清除“中国化”不遗余力。

另一方面是来自本土的激进势力，一般人或许无法理解为什么本土的激进势力也谋求“去中国化”？一旦疑团解开，真相便容易大白了，因为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只有“去中国化”了，才能完全的把人的资源留下来，引进为本土的社会变革服务；才能把人的力量完全的投入在当下的现实，只有把“群众”（这是当时流行的用语）锁定在本土，为本土奋斗，为当下主流的意识形态推波助澜，这才真正配合改变社会的需要。

当权派为消灭中国革命的影响，他们大力推动“去中国化”。

激进派为凝集“革命力量”，留住人源，他们也大力推动“去中国化”。

文化主体为受文学反映现实规律的制约，也为了响应激进派的政治诉求，他们也集中力量的推动“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加速了新加坡华人从民族母体中裂变出来，朝另一个成熟的民族统一体加速推进。

“去中国化”是“去侨民化”
不是“去意识形态化”

却在写本文的时候，“去中国化”正成为人们为台独勾勒的脸谱，诚然，在台湾岛上喧嚣尘上的“去中国化”重要的一个

内容是剔除中国的意识形态及思潮维度。新华本土文学历经几十年的“去中国化”，内容则不在此。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出现的“地方色彩”、“南洋文艺”，三十年代出现的“马来亚文艺”，四十年代出现的“文艺独特性”等论调，都在步步寻求从中国文学母体中向新空间裂变与突破，编织能破壳而出，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梦想。

显然的，这其中求变心态是在于内容与相应的文学语境，而不在于宇宙观维度。恰恰相反，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立党之后，世界意识形态已经进入了二元分立的大局，从印支半岛沿线南下，已铺成一条躁动的火线。华人知识界在中国革命大势驱使下对这股主流意识形态趋之若鹜，视为时代真理的圭臬。因此，肯定这股意识形态，纳这股意识形态到他们的文学作品载体内，已成为无法阻挡的狂澜了。

因此，“去中国化”，绝不是去掉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去中国化”正是要更全备的纳入居主流地位的、向左倾斜的意识形态，把这股意识形态在“去中国化”的涤荡和过滤后更加紧密的与本土现实结合，为本土现实的变革需求服务。它一方面是追求文学的主体定位，另一方面是为达到政治化的目的。

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给文学界带来了新的思考，即是对意识形态长期辖制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作出冷静地反思；即在新华本土文学界也有相应的反响，对本土文学与意识形态长期以来难分难解的历史发出轻微的叹息。

所有对“过去式”现象的批评固然智慧，但也总令人觉得是一种迟来的智慧。新华本土文学经历的几十年动乱历史：英

国的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再回到二度殖民地地位，这其间的灾难如何能叫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安心立命”的营造纯美学的巴别塔呢？如果新华本土文学史充斥的是如此这般的作品，不但是文坛上的怪事，也是这一代人品格与行为上的怪事了。

道道地地的“弱小民族文学”

今天新华本土文学作家面对的是另一个更严峻的局面：母语文一直被弱势化，新生代把母语文已经当成艰难的“外语”了；媒体不断的让文字浅薄化以求能“变天”；书业市场萧条，阅读成为异数，而人口又如此局限，在这样的一块地方为文学打拼的新华本土作家，看来是世界上最命苦的一群文化守土者了。

编辑这一套《新加坡当代作家作品选》的时候，不禁想到周氏兄弟在二十世纪初编撰《域外小说集》时的落寞感，尽管这一册融入周氏兄弟大量心血的译本在当时如空谷足音，却反应稀疏，鲁迅先生为之发出沈痛的呼吁，要人们关注“弱小民族文学”的声音至今对有识者仍然是一项撕心裂肺的呐喊。

我们如果不从书写语言的形式上看，透入文学的实质而言，新华本土文学正是当代不折不扣的一支“弱小民族文学”，对于这样一支弱势文学，在举世喧喧闹闹不疲不累的追逐“主流文学”的“时尚”下，它显然像是一只空杯子般的被撻在一旁无人过问了。

感谢香港明报出版机构，有令人肃然起敬的犀利眼光，主

动地向新加坡青年书局建议，齐心合力的编纂这一部《新加坡当代作家作品选》，我面对这一项艰巨但又深有意义的选编工作，以战战兢兢，又绝对自我鞭策以求不失不过的态度，组织了这一套书稿，并且相信，此后当有第二套与第三套的问世。

这一套文集的出版，实际上在熙熙攘攘的当下文学界无疑是砰然一声打开了一扇文学的窗户，给各地关怀世界华文文学的作家、学者引上一个视线的移动新点，特别是当文学研究的热点已经超聚焦于若干反复被选择的项目上，借着与明报的出版合作，向外界介绍新华本土作家的作品应该是时候了。

尽管各地文学界都在慨叹时不我遇的窘境，而新华本土文学应该是一支处在最边缘化地区的残阳夕照。我们只要稍加分析，便可看到它的斯人独憔悴了：

从内部看 ——

论人口，新加坡现有人口 400 万，华人占 75%，即是说，华人文化的活动范围只能在 300 万人之间；近二十年的教育政策向英文倾斜的结果是：超过一半的青年知识分子只能“讲母语”，而视“母文”为外语文了。根据一项调查让我们发现，本土的华文报章 30 岁以下的读者，在 1989 年占了 35%，到了 2000 年初，已经下降至 20% 了。一叶知秋，皮之将亡，毛何以附焉！

论人才，由于大力的强调“经济建国”，本土教育培养的主要是科技理工人才，而非文史精英，因此，本土可以找到大批的技术知识分子，却难以找到成队形的人文知识分子。从这极有限的人文知识圈中可能冒出的“作家”机率就更微乎其微了，相应出现的读者圈更是收缩。

论出版文刊，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消闲文化、娱乐文化

铺天盖地，文化免疫力脆弱，全国没有一份有规模的文学杂志，连居主流地位的报章属下的文艺副刊也“且编且缩”，刊登作品的机会愈来愈少。

在这么一个一巴掌可以盖住的土地，不要说游刃有余地，连文学的呼吸都近窒息了。想想看，有哪一个地区的华文文学有如此受困？

从外部看——

新华本土文学与其他地区华文文学比起来，有明显的地理位置与政治地位上的劣势。

中原大地我们毋庸去类比了。

仅从港台二地文坛也可看到新华本土文学的矮半肩弱势。姑且撇开港台人口结构上的单一，社会用语上的单一，教育体制上的母语稳固性，单从二地的国际政治地位就非常容易的发现：这二地的政治地位大大的突显在国际的舞台上。其根本的一个因素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与这二地粘成丝缕成团的关系。尽管港台在不同时期经历着轻重不同的政治感冒，但是，这样的社会政治体更加的突现了两地的“亮点”，二地的文化无法不存在风起叶荡的刮风效应，这是有目共睹的。而新华本土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自立体”，一个“去中国化”的文学体系，只能处在“深山无人知”的境遇了。

香港回归、台湾统一、中华大一统局面的愿景，都使港台作家成为内外关注的对象；统一战线的争取与团结的对象；只要这样的局面未变，港台文学就必然成为不可倒下的文化生态，港台作家就必然拥有较宽广的生态环境。

所有的这一切，新华本土作家全部失之交臂，里里外外，诸

般因素，已经一再的弱化这一支文学的生命态势，一再的动摇这一支文学的立足根基，一再的逼使这一文学日渐加剧的朝边缘化的深渊下坠。

从新华本土文学的走势看，当前的“文学图表”尚处在一个短线的稳定高点，这是因为将近一世纪的文学工程毁于一旦也不是弹指之间的事，几代人的奋斗，几代人的经验传递，几代人的创作濡沫，毕竟造就了一个相对还无法轻易摇动的地基。我们愿乘这样的机遇，编一套《新加坡当代作家作品选》，我们相信，也许它们不能与当代杰出的华人文学作品比肩，但是，文学作品必要的艺术水平，这套选集是具有了；作为一扇文学窗口，让外面的读者、作家、研究者透过它端详这支反映特殊地区生活面貌，展现特定人文内心并已具有本土意识的文学景观，应该是这套选本的重要意义。

2007年1月15日



作者简介:

张曦娜，媒体工作者。曾任新加坡人民协会《民众报》记者及编辑，现职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记者。2000年获颁“东南亚文学奖”。已结集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掠过的风》、《变调》（二版）、《镜花》、报导文学《大姑速写》、《客答问》、旅游文学《走过的风情》。张曦娜并获以下文学奖：

- 1、“星马港短篇小说比赛”第三名（《掠过的风》、1973）
- 2、“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二名（《尘烬》、1979）
- 3、“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变调》、1984）
- 4、第二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一名（《都市阴霾》、1985）
- 5、“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二名（《乌节灯火》、1986）
- 6、第三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二名（《入世记》、1987）
- 7、第四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二名（《镜花》、1989）
- 8、全国书籍奖（短篇小说集《变调》、1990）
- 9、第五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一名（《失去的福建街》、1991）
- 10、第五届“金狮奖”散文组佳作奖（《无调之歌》、1991）
- 11、花踪奖“世界华文小说比赛”佳作奖（《任牧之》、1993）
- 12、全国书籍奖（报导文学《大姑速写》、1994）

目錄

建构本土文学的主体意识（总序） / 原甸	i
----------------------------	---

任牧之	1
天敏	23
失去的福建街	47
都市阴霾	83
镜花	115
变调	145
入世纪	168
乌节灯火	203
爵士·雕像与我爸	226

任牧之

那天早上，《南洋早报》社会新闻刊登了一则豆腐干一般大小的新闻：“培华中学前副校长任牧之，昨日自莱佛士城第七十三层跳下，当场死亡。任牧之今年五十八岁，两年前因为健康关系提早退休，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总会已故前主席任雨苍之子。任牧之的妻子叶如秀逝世多年，生前为华侨女中教师，夫妇俩育有一女任思诗。任牧之自杀的原因不详，警方正展开调查。”报纸上任牧之的照片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中的任牧之神情凝肃，脸上挂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不过四十来岁，一张嘴半张着，好像正要说话。

当天一早，精神科医生林研菲在座落于都市闹区的高级公寓吃早餐，无意间瞥见报纸上任牧之的照片，倏地一阵心惊，立刻丢下手中咬了一半的吐司面包，双手捏着报纸，以最快的速度将新闻扫了一遍。读完新闻之后，林研菲一直愣在那里，无法自错愕惊骇中挣脱出来。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放下报纸后，她颓然走向阳台，望着二十层楼下那个由摩天大楼、霓虹光管与通衢大道交织成的繁华都市，突然觉得心中一

片空茫。

昨天傍晚，任牧之那双充满焦虑的眼睛还出现在研菲的诊所。那时，她刚接到家里菲律宾女佣打来的电话，说女儿放学回家后连续吐了几次，要她回去看看。她匆匆收拾了桌上的档案，正打算赶回家去，负责登记的护士陈小姐推门进来道：“任牧之在外面，他说一定要见你。”林研菲犹豫了一下，心里觉得为难，迟疑了几秒钟，最后还是说道：“请他进来吧。”

不知为什么，那时从门外走进来的任牧之看起来很慌张，又恍惚得好像刚睡醒。他手上拿着个皱皱的塑胶提袋，额前飘下几根灰白的头发，双眼没有神采。研菲心里暗觉不妙，这两年来，任牧之定期打针吃药，精神状况已渐趋稳定，今天这副样子，好像又打回原形。到底怎么一回事？她在疑惑中感到一丝不安。

“任老师，你没事吧？”望着任牧之衰老疲惫的脸，她轻声问道。但任牧之答非所问：“研菲，你看看，这是马来西亚华人教育总会为我父亲出版的，你看看……”任牧之说从塑胶袋里掏出一本厚达两寸的书，投来黯淡的眼神示意研菲翻看。

研菲伸手接过书，前后翻了翻，扉页上几行刚劲的毛笔字跳进眼里：“谨以此书纪念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斗士任雨苍先生。任雨苍1930年从中国南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为华文教育鞠躬尽瘁。”因为心里记挂着女儿，研菲将书本快速的翻过一遍之后，再也没有心情看下去。“编得真不错呵……”她望着手中装帧精美的《任雨苍风雨三十年》，顺口就说，心里很想立刻就赶回家探视女儿。但任牧之没有离去的意思，他喁喁着说：“研菲，这几晚我总是梦见我父亲，我总是